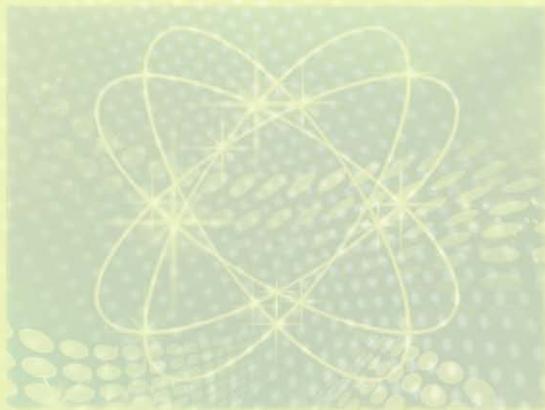


# 守望乡土

刘作芳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作芳  
著

# 守望 乡土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乡土 / 刘作芳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2-10421-1

I. ①守…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8758号

责任编辑: 肖 薇

装帧设计: 窦文婕

责任校对: 林 劲 李 爽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b>守望乡土</b>
作 者	刘作芳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银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0421-1
定 价	32.00 元

# 序 言

张佐邦

20年前,刘作芳在上大学时我教他们班的基础写作课。那时就觉得他文静沉稳,聪敏好学。20年后,他出版散文集要我写序,作为老师和老乡,还真不好推辞,因而只好从命。

散文是美文。读着作芳的散文,就是一种美的享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意境美。诗歌讲究意境。散文吸收诗歌精髓,以丰富自身的审美内涵,因而也讲究意境的营造。所谓“有境界自成高格”,正是如此。作芳的不少散文,以意象(心像)群组合成美妙的艺术画面,然后巧妙地注入自己的情思,生成优美的意境,使人感到作者鲜活的生命在跳跃。如:“我在成长,这幅雄鹰高天图也在记忆深处成长。有时变化为黄昏‘落霞与孤鹰齐飞’的斜阳孤鹰图,仿佛那鹰一直追随着夕阳,最后与之重叠,幻化为夕阳,慢慢隐匿了。……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然后才展翅滑翔,盘旋翻飞。”(《雄鹰 哪儿去了》)作者的远大志向隐喻在“鹰击长空”的画面当中,诗意盎然。

构思美。散文独有的审美特质,离不开作者巧妙的构思。作芳的散文较好地做到了虚实结合,虚实相生。如:“或许你已经觉出生活带来的几多疲累几多无奈。不妨散步去吧,散步就是散心,追求一份恬淡,一份安静,一份坦然。蓝天白云悠悠,绿水碧波荡漾,青山翠色欲流,是饱尝了春天原野‘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满足,是谛听了明净的溪泉和婉转的鸟鸣之后的愉悦。是吸纳了万物生机盎然后的心旷神怡。那份恬淡犹如甘泉淙淙的流过蒙尘已久的心

田。地地道道的就步入了天地人的三象合一的神妙境界。”(《散步》)化理为象,象外传神,构思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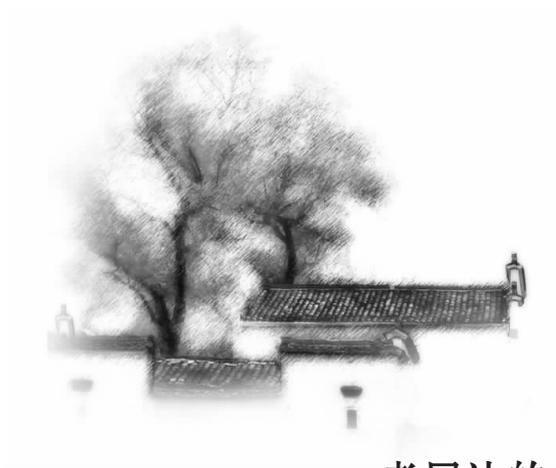
语言美。散文是语言的艺术。作芳集子中的散文,语言优美,风格多样,富有才情,彰显个性。或质朴自然,或华丽俊俏,或柔婉清新。充分显示出作者独特的个性和多样的才华。如:“山林是飞禽走兽生息繁衍的家园,山野里四时鸟音不断;有时是百鸟朝凤般的和鸣;有时是百灵、画眉的婉转吟唱;有时是喜鹊的喳喳唠叨;有时是野鸡竹鸡斑鸠的饭后余欢。岩鹰、鹞子凌空而起时,百鸟的欢唱便戛然而止,山林的天籁便打上了休止符。”(《童年·野菌·山林》)读来如品茗茶,满口余香。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这物欲横流、文学低迷的当下,作芳仍坚守创作,笔耕不辍,可见他的惊人定力。唯有具备修道者定力的人,方能远行。我殷切的期待着:作芳在今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写出更多更经典的作品。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张佐邦教授

2012年12月12日于云南大学龙泉望瀑楼



## 老屋边的大椿树 (代自序)

在那个匪患连年的苦难年代里，没人愿意去当兵吃皇粮——九死一生，古来征战几人回？官府强行抓抢壮丁，庄户里一时间鸡飞狗跳，妻嚎儿啼。祖父、父亲、大伯到处东躲西逃，经过自四川五次举家躲避搬迁，祖父在颠沛流离中客死异乡，潦草葬于他乡之土，父亲和大伯带着祖母和妻小栖栖遑遑来到云南偏僻的大山中落脚。

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安家定居。定居的当时，父亲就在茅草屋旁边随意植下一棵大椿树苗，任其自生自灭。那时，紧挨着房屋的两棵大桑树，矮胖矮胖的，不知道树龄有多少，胸径一个人伸开双手已经围不过来，枝叶婆娑。

我能记事时，这棵大椿树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淡进淡出，三棵树和随后成长起来的梯木树、杉木树、板栗树，以及许多杂树杂竹构成了我家四围林荫遍地的景致。

小鸟在树巅谈情说爱，微风萧萧，姿态优雅的白云一朵朵从树梢之上蓝缎子般的天空里漫过，宁静闲适的农家景象映衬着一个安详整洁的村庄。树下是小孩子的乐园，我们的童贞调皮地在那儿撒欢、消长。

我发蒙读书时，大椿树已是碗口粗大，亭亭净植，二十来米高了，笔直的主干在十五米处才发枝丫，如一把大伞撑起天宇，喜鹊早已迫不及待在上面筑巢安了家。乡民们说，那棵大椿树，是能成才的苗子。

大椿树年年在芒种时节按时发芽长叶，茁壮成长。椿芽是上等菜肴，一年四季几乎不见油腥的饥谨岁月，要吃香椿炒鸡蛋简直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奢望。椿芽素食也喷香——用开水一焯，切细拌上腌菜盐巴海椒，味儿照爽。

贫瘠的乡村，“穷则思变”这句话践行起来太艰难。乡民们周年如是含辛茹苦劳累着，过着磨骨头养肠子的无聊无奈的时光。

思变，在懵懂的意识里把希望寄托于卖力读书，尽管坡高路陡，尽管放学回家都耗在打柴、割牛草猪草、放牛这些活计上，只有在晚上的一豆煤油灯下找到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于作业和功课中寻找思变的路子与方向。

大椿树那擎天的伞叶在喜鹊的喳喳声里越来越大，枝干高直，南瓜、茴瓜、丝瓜这些蔬菜类的藤蔓只有仰望艳羡的份儿，根本没法攀援上去，只有天瓜有着爬山虎一样的脚——倒是攀援上去了，都只能攀援到中上部分，无法攀爬到顶端枝叶。结出拳头般大小的圆润似皮球样的天瓜，一串串的，深秋就黄了，像从檐头吊下的一串串黄黄的灯笼，那情景，把山中深秋诗味播散得显山露水。

大椿树茎干修直，铮铮硬骨，不含一丝半影折腰媚态。相伴相守相依之中，大椿树的形象定格进了我的灵魂深处。

五年小学，岁月如风，幸好没遇到太多的半途而废的牵绊与阻碍，在艰苦的奋进中逆水行舟。

初中时似乎是运交华盖，命运多舛。求学生涯多次濒临夭折的危险。中华大地时局刚刚解冻之时，家乡的土地尚未联产承包到户，年迈的父母和长兄使尽苦力支撑着家，举步维艰，学校又设在五六十里路程之外的外乡镇。

小学毕业后，父母都没有打算让我继续上学，好在老师和队长等人的好劝歹磨，左右撺掇下，勉强去完成了初一前半期的学业，下半期学校办在了本乡镇，路程近了三分之二还多，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去完成学业了吧？人家开学已经两周过去了，实在不甘心学业就这样荒废下去，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最后才决

定,自带包谷面到沾亲带故的周家借用厨房自行煮饭勉强填饱一日中午和傍晚两餐,虽然放学后要走二十多分钟路程,充分利用每天的两个休息时间,生柴火做饭维系生命。已经很知足了——毕竟能够东拉西扯继续我的学业。

人一旦经历的磨难多了,就容易因麻木而刻意去使劲忘却,初二年级是如何走过那些满是泥淖的路程的,真的已经印象不甚了然。只知道那些灰色的日子在我记忆的心灵上找不到一丝半点甜美的回味。

苦涩,困顿,忧郁深深扎入了灵魂。然而,每次归家,大椿树总是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不折腰不低眉,傲视风雨雷电。这番气质足以让我蔑视自己过去的苦痛磨难。

初中毕业班又拉回到开初那个师资雄厚的乡镇。七零八落的学业进程中,毕业那学期碰巧遇上父亲去世,天崩地裂。那份伤痛,足够让我用一生来舔舐疗养。

机缘凑巧,那年正好赶上本县师范扩招以填补全县师资奇缺的空白。万般幸运进了师范,有了国家每月补助的一十四元五角,已经基本可以潦草生活。

大椿树依然挺立,傲骨铮铮。喜鹊的子孙们一年一茬,翅膀硬朗就远走高飞,开辟自己的家园和领地。

短暂而漫长的11年读书生涯,怎堪回味?都说苦难的阅历,是一个人终生受益的财富。从本初的夙愿出发,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想摆脱那片永远也无法摆脱的贫瘠之土。一路走来,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生存方式来寄托自己凡胎俗体的灵魂和肉体,这一变换使我稍微区别于现在依然同土地抗争的乡民们。

当我的乡民们佝偻着腰半弓着腿吃力地辛勤种下一粒种子捧出一把赖以维系生命的粮食时,我却可以不用担心挨饥受饿,坐享旱涝保收。当然,我肯定不比他们富有,也不比他们尊贵,仅仅是不用去迎着春风播种,赶着秋阳收割。

离开了土地,几经辗转龟缩于一个比村庄大不了几许的小城,经营另一种形式的播种与收割。刮风之时,我分明能嗅到那些借着风的高度和力度翻山越岭吹过来的故乡的泥土气息,多么亲切与温暖。家乡那被微风吹歪了的烟柱,那历经风雨曝日晒礼已经坍塌了的断垣残壁,那让经年的老风吹破了的瓦砾和衰败了的瓦菲,以及被岁月的重量压弯了腰身的乡亲们,时时挤进梦乡。

我知道,那片土地早已成为自己心魂的根。终极一生,我始终都要从那片土

地汲取养分,滋养生命,以及一些和生命相关联的成长,一如大椿树固守着乡土,扎下深根广纳给养,长出壮枝与茂叶。

2012年5月

# 目 录

## 辑一 如歌行板

- 土门记事 / 003  
雄鹰 哪儿去了 / 007  
记忆里的盐师十三班 / 010  
走过迷失的日子 / 017  
流年碎影 / 019  
记忆:吃的疼痛 / 023  
儿时的露天电影 / 031  
祖屋:在苦难年代里漂移 / 035  
捉鱼的乐趣 / 040  
养蜂纪事 / 043  
卖柴的记忆 / 047  
麦事 / 049  
板栗时光 / 054  
爆米花 / 057  
忏悔 为一只麻雀 / 060  
游戏童年 / 063  
石磨声声 / 066

童年·野菌·山林 / 069

## 辑二 淳美乡音

我苦难的母亲 / 075

乡野郎中 / 082

篾匠父亲 / 086

铁匠铺子 / 091

乡村木匠 / 095

余石匠 / 099

杀猪匠 / 103

骗匠 / 106

篾匠 / 109

## 辑三 故乡风物

板栗 / 115

柿 / 117

桃 / 120

酸桃子·果子狸 / 123

有关猕猴桃的记忆 / 126

桑 / 129

## 辑四 弦中意绪

散步 / 135

秋夜星辰 / 137

哀婉的纺织娘 / 138

塘坝场 / 142

盐津水运 / 150  
楚道一通贯古今 / 154  
梦幻夷都山 / 160  
闲来饮茶 / 165  
白鹤之韵 / 167  
年味儿 / 169  
缺山筋 / 177  
端午节记事 / 182  
拜读高桥 / 185  
玄武夕照 / 188  
龙台：云南天主教的发源地 / 191  
落雁，天空下敞开的书页 / 193

## 辑五 榆下梦痕

我的云大情结 / 199  
回归梦 / 207  
我的华培情结 / 210  
落雁进士李明璋 / 213  
诗里诗外樊忠慰 / 217  
大背篋弟兄 / 221  
锦江侧畔薛涛魂 / 224

## 辑六 羁旅山川

走进大佛山 / 235  
迷人的九龙池 / 249  
别有洞天“天落宫” / 253  
鲢鱼洞的涛声 / 255

马湖印象 / 257  
风光旖旎八阵岭 / 262  
题舍身岩瀑布 / 265  
白岩沟风光 / 267  
峡谷岩城盐津 / 271  
雄关古隘 / 274  
千古画廊回音壁 / 280  
回味白水江漂流 / 283  
五桥三江普洱渡 / 286  
情迷大山包 / 289  
  
跋 / 299

# 如歌行板



三九天寒，偶降霜雪，地冻天冷，上课的师生们都瑟瑟发抖，便萌生了对炭火的向往，于是便发动三~五年级的全体同学背煤炭去，起早贪黑一天也只能背一次。那是个无雨潮润的日子，三个班加上老师共80多人，在坡险路陡中翻山越岭两三个小时，到柏树煤厂已经疲惫不堪，老师吩咐同学们不要逞能，不要为了挣表现而多背，以免中途出事或是累跨了身体，背东西走路，越走越感到沉重，真担心同学们吃不消，幸好同学们在农村练就了背挑扛拿的过硬本领，虽经历了许多小插曲，接近傍晚时分，悉数回到了学校，人人都精疲力竭，犹似冬天的蔫茄。

——土门记事



## 土门记事

那年中师毕业，一肩挎起潦草的行囊，一肩扛起乌蒙大地的殷殷重托，走向命运的归宿，走向施展才力的舞台，走向土门小学。

先前就曾听出道早些的师兄师姐讲，牛寨土门小学是本乡条件最为艰苦的公办学校。果然不虚，从乡场上开始，三个多小时的翻山涉水，疲惫不堪。下午时分，在两位前几届师兄的接应引领下，我和另一位分配到小学校的同门师兄便来到了土门小学。举目四望，四围皆山，山岭之上郁郁苍苍，虽至孟秋时节，草木长势依然旺盛，仅仅是比夏日多了一份成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实感。村落中林林总总散住着十多户人家。学校处在一个崩埂上，三间木结构串架房，各间下半部分都用木板装了一截板壁，上面一直到房顶都是用竹篾编织的龇牙咧嘴的竹壁，风可以自由地钻进迸出。五间教室狭窄简陋，隔音不力，干扰性很强，其他教师都是教走学的，住校的只有我俩。厨房在堂屋那间教室的杓兑里，垒起几砣石头，支撑起一口铁锅，那锅底被柴火烟熏得黧黑并结了厚厚的一层锅烟煤。

清晨的时光被打发在紧张忙乱的晨炊中，烧柴火做饭可不是享受，要时时守候在灶门前，添加柴禾，拨空火心，掌握火候分寸，两个男子汉做饭也手忙脚乱，饭菜中时时有柴灰碎屑的影子，一顿饭还没做好，自己却成了花眉戏脸的灵观了。学生见了自然又是要

大笑一把的。要知道，小学高年级学生们在家中烧柴火做饭可人人是行家里手啊！四五年级（其时为五年制小学）两个班的所有科目的教学我俩承包了，每天加上早读四五节课，感觉挺疲累。乡村里民风纯朴，乡民们待人十分和善友好，孩子们也天真可爱童趣十足，师生关系极易相处，学生对老师敬若神灵，总以为老师具有无所不能的万般神通，老师的话就是圣旨，比家长的管用得多。老师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效仿的蓝本，老师能撑起的空间比海天还要大。同学们虽因山村封闭见识极其有限，尽管每天放学回家还要上坡下地割猪草办牛草打柴或是扛上锄头背上背筐和大人一道在地里忙活，但他们学习起来都积极刻苦，奋力拼搏。一放学同学们向四面八方作鸟兽散之后，校园便顿时空旷哑静下来，我们便只得与青山为伍，与孤寂做伴，便又开始了筹备午餐的事宜。作业每天都堆积如山，饭后便开始批阅作业或备课。晚上，煤油灯闪烁不定的微光中，作业备课任务被慢慢完成。第二天清晨，吐出的痰像黑炭砣，鼻孔里沾染着黑色粘状物，洗脸毛巾上也布满大大小小的黑斑，染色不均，深浅不一，鼻孔成了黑色的染缸。那些没点上电灯的乡民们至今也还在享受着这种享受了成百上千年的礼遇。

三九天寒，偶降霜雪，地冻天冷，上课的师生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便萌生了对炭火的向往，于是便发动三~五年级的全体同学背煤炭去，起早贪黑一天也只能背一次。那是个无雨潮润的日子，三个班加上老师共 80 多人，在坡险路陡中翻山越岭两三个小时，到柏树煤厂已经疲惫不堪，老师吩咐同学们不要逞能，不要为了挣表现而多背，以免中途出事或是累垮了身体，背东西走路，越走越感到沉重，真担心同学们吃不消，幸好同学们在农村练就了背挑扛拿的过硬本领，虽经历了许多小插曲，接近傍晚时分，悉数都回到了学校，人人都精疲力竭，犹似冬天的蔫茄……

那段经历，有劳累之苦，也有许多乐趣相伴。

时至深秋，大地流金，满山色彩绚丽，一应山肴野蕨都已成熟，板栗、转栗竞相掙口脱落出油亮的核儿，山荔枝、八月瓜、蜜桃等浆果可直接采食。山柿子、猕猴桃摘回家中经过一段时日的封